

巅峰之上，谁与争锋？玄妙之机，尽在其中。

古今智谋传奇

【郭永磊·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

郭永磊/编著

(七)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今智谋传奇/郭永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52 - 5

I. 古… II. 郭… III. 谋略 - 通俗读物 IV. C93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162 号

古今智谋传奇

责任编辑: 万晓咏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52 - 5

定 价: 397.50 元 (全 15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明 朝

- | | |
|---------------|-------|
| 出人意料的女子 | (913) |
| 顾县令镰刀断案 | (914) |
| 贪财上当 | (915) |
| 汪旦硬净室淫案 | (917) |
| 挖银不得反失银 | (918) |
| 杨励一语破天机 | (919) |
| 奸诈狠毒的文科 | (921) |
| 杨逢春二更窜案 | (922) |
| 唐县令抱瓜审案 | (923) |
| 陈懋仁采千里急 | (924) |
| 艰苦经营的人 | (925) |
| 范贾募兵破凶案 | (927) |
| 冯祥的祖传妙药 | (929) |
| 阳明绝命诗保命 | (930) |
| 戴知县推理奇案 | (931) |
| 袁知县饿驴找骡 | (933) |
| 刘知县癍痕作证 | (934) |
| 马夫黑松林埋赃 | (936) |
| 丛兰田埂边投毒 | (937) |
| 武理堪挥帽吓敌 | (938) |
| 尹县令河中除树 | (939) |
| 戚贤毁庙里木偶 | (940) |
| 严女茶中藏秘密 | (941) |

戚夫人摆小牛阵	(942)
钱六姐断母子案	(943)
翟永龄止母念佛	(945)
严讷智拆旧民房	(946)
何塘藏杯除奸臣	(947)
郑堂画店擒骗子	(948)
郑堂解宰相难题	(950)
郑堂御前画长卷	(950)
徐渭童年的趣事	(951)
徐渭以酒作利息	(953)
徐渭佳画讽贪官	(954)
徐渭智算油和牛	(955)
徐渭写十四字状	(956)
徐渭落款讥知府	(957)
徐渭化人滩用兵	(958)
徐渭妙吟酒壶诗	(959)
徐渭骂剥皮老爷	(960)
徐渭妙语得老酒	(962)
丘蒙智伏虎王爷	(962)
丘豪放炮毁甘蔗	(964)
张献忠奇袭襄阳	(965)
袁崇焕智胜尚书	(966)
测字先生吓皇帝	(967)
闯王来了不纳粮	(969)
清 朝	(971)
萨尔浒各个击破	(971)
皇太极借刀杀人	(972)
清军灯筏惑明军	(974)
毕矮买十担膏药	(975)

毕矮智斗孙财主	(976)
毕矮鸡笼归原主	(977)
毕矮巧惩刻毒鬼	(978)
毕矮巧骂吃素婆	(979)
傅山煮石头治病	(980)
王茧麾焦土复影	(981)
刘秉恬山羊运粮	(982)
康熙帝智除鳌拜	(984)
雍正密探控群臣	(985)
小太监智开宝箱	(986)
刘墉妙答生死问	(988)
于成龙为民诤驾	(989)
于成龙路遇病妇	(990)
于成龙引蛇出洞	(991)
缪隧智察舍身洞	(992)
徐昆访哑女破案	(993)
幕僚论鬼断疑案	(995)
县令识人造假雷	(996)
朱垣智辨毒夫案	(998)
袁枚巧保早产子	(999)
洪杨玉玺振士气	(1000)
袁枚妙护天落女	(1001)
袁枚大堂试才女	(1003)
袁枚请神灵破案	(1004)
鹿振坤智胜叔父	(1005)
鹿振坤治大疙瘩	(1006)
鹿振坤断案妙语	(1008)
鹿振坤三次打赌	(1009)
鹿振坤医治心病	(1010)
鹿振坤住怪旅店	(1011)

庞振坤为官说媒	(1011)
庞振坤劝架妙法	(1012)
庞振坤三斗财主	(1012)
庞振坤喝酒吃肉	(1014)
安史明金汤解毒	(1015)
安史明妙审箩筛	(1016)
安史明巧治菜霸	(1017)
杜受田巧立储君	(1019)
郑板桥上任伊始	(1021)
郑板桥判茨菇案	(1022)
郑板桥治假善人	(1024)
郑板桥怪法惩人	(1024)
郑板桥巧行酒令	(1025)
纪昀幼时写状纸	(1026)
纪昀惩罚恶道士	(1027)
纪昀巧辩乾隆帝	(1028)
纪昀智解老头子	(1030)
孙知县断夺妻案	(1032)
曾国藩放用人	(1034)
官员验查焚尸案	(1035)
慈禧抑曾扶左李	(1036)
萧爵寅细查摺据	(1037)
姚一如请神破案	(1039)
“牛头”巧谏横慈禧	(1041)
熊公离间觅秘情	(1042)
孙大令断姐弟案	(1044)
知县立契晓真情	(1046)
陶廉泉五听原则	(1048)
国藩四策解猜忌	(1049)
占定上游平江南	(1051)

❖ 目 录 ❖

巡抚葡萄架觅毒	(1053)
巡检智辨失窃案	(1055)
督学查换颈椎案	(1056)
汪辉祖破田产案	(1058)
讼师爷一语翻案	(1060)
县令书楼觅物证	(1061)

出人意料的女子

明朝万历年间，政治宽松，刑部监狱中关押的人，大多是判无期徒刑的了。有个在地方上判罪的北方人，是个县令。因为某些事情牵连，皇帝下令把他关押在诏狱，很久都得不到昭雪。县令快老了，他料想自己一定得死在狱中，伤心的是还没有儿子。于是他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在监狱近处营建了一所房子，安置他的爱妾。然后又用厚礼贿赂管监狱的，允许他暗中自由进出，以便和自己的妾相聚。

县令有个侄子很不成器，他一点点地偷窃县令家的钱财，经常到赌场去赌博。巡逻的士兵发现后，对他很怀疑，就极力追问他，他就把所有的事都交代了，而且说：“家里有一匹青骡子，我叔叔走的时候必定要骑它，没用的时候就出租给别人用。这骡子可以证明我说的话。”巡逻的士兵暗中侦察了几天，果然像那侄子所说的。

这天，县令正跟他的妾在中堂对坐着吃饭，一群巡逻士兵进来了，县令吓得筷子都掉在了地下。妾马上起身迎过去说：“我家老头子胆小，不要逼迫他了。你们跟他有冤仇吗？”他们说：“没有。”妾说：“如果这样，你们不过是想多得点银子就是了。银子全归我掌管，你们尽管随我走，我一定让你们满足。”巡逻的士兵看这个女人，相貌漂亮，说话中听，就留下一人看守县令，其余的人都跟着妾进了卧室。妾指着床说：“银子在床顶上放着呢。”她拿了架小梯子往上登，那群人就在下边跟她调笑，她怎么也不恼怒，嬉笑的声音都传到了外屋。不一会儿，她捧着一个匣子下来了，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银子。妾说：“还不止这些。”她又捧了一个大箱子下来，里面的银钱装得满满的。屋里这群人一哄而上，都去抢夺银子，喧闹音越发大了。在外屋看守的人也想去抢夺银子，他等不及了，脚底下就不自觉地往里屋挪动。县令趁着这个空子偷

偷地逃出去了。

那群巡逻的士兵怀揣着银钱，心满意足地出了卧室，一看县令不见了，吓得想溜走。妾看准一个身体比较瘦弱的，用力揪住他，大声喊叫这里有抢银子的贼。那群人就一起挥拳来打妾，连牙齿、指甲也用上了，但是这个妾却死不松手。她的喊叫声越来越凄厉，惊动了屋子外面的路人。外面的人一进来，那些巡逻的士兵就窜逃了。他们只捉住了一个，连同妾所揪住的那个共两个人，一起送交巡城官潘御史。

妾向御史控诉了那群凶犯下流、贪婪的丑行，并报告了所丢失的卖家产的银钱数目。这两个人无法隐瞒，就全部供出了他们同伙的姓名。不一会儿，同伙就全被抓到了，银子还在他们怀里揣着呢。这帮人想以犯人县令逃走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御史就让人去诏狱察看，县令却还在狱中。这些人没话说了，但他们又把罪过推到那个不成器的侄子身上。御史就拘捕了侄子，然后对他们一起用杖，并把他们全打死了。

妾收回原来的银钱，回到家，清点之后就去告诉县令。而县令生了病，几天后就死了。

顾县令镰刀断案

有一年夏天，天特别热，有一个村民到城里卖了一车西瓜，晚上回家时路过一片小树林，被躲在树后的一个人杀了。

案子送到县府，顾县令起先认为是抢劫钱财而杀人。经检验，周身的衣服都在，钱也没少，身上有镰刀砍的十几处刀伤，县令认为，强盗是杀人取财的，但现在死者衣物都还在，而且有多处刀伤，估计是仇杀。于是，顾县令传来死者妻子问道：“你丈夫与谁结下的仇恨最深？”

死者妻子回答：“我丈夫从来与人无仇。不过，最近外村有一个人来借钱，没有借给他，他临走时对我丈夫说：到期不借钱给他，便要如何如何。”

顾县令记住了借钱人的住处，派人通知那个村上的居民拿出自家镰刀交给官府检验。有隐瞒不交者，就一定是杀人凶手。全村一下交出七八十把镰刀，一一排在村口老树下。

天热得火辣辣，突然树上的苍蝇一窝蜂朝镰刀中间的一把飞去，叮得满满的，少说有几十只蝇。

官吏便拿起那把镰刀问：“是谁的？”

其中一个长着满脸胡须的人说：“我的。”

顾县令喝道：“给我拿下！”

原来。这把镰刀是那个外村借钱人的。顾县令马上将此人提到县衙门审问。

起先，他死活不肯伏罪。

顾县令说：“别人的镰刀没有苍蝇叮，你曾用镰刀杀过人，腥味还在镰刀上，所以苍蝇闻到腥味便叮住你的镰刀，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杀人者只得低头认罪。

贪财上当

有个外地人自夸掌握了炼丹术，他的车马随从都很阔绰，每天带着美貌的妾在西湖上饮酒，所陈列的器皿，远远望去都是光灿灿的金器和银器。一个富翁见后十分羡慕他，上前作揖，问他说：“您有什么法术能富得这样？”那外地人说：“我能炼丹，炼成了丹，只是让它生金银就行了。”富翁就请那外地人连同他的妾来到自己家里，他拿两千两银子作母，让外地人炼丹。外地人加入铅药，炼了十几天。他事先早就秘密约好了的一个长着长须的人突然来到富翁家，哄骗说：“家遭不幸，母亲死了，希望你能马上回家。”那外地人痛哭失声，对主人说：“事情实在是无可奈何，麻烦主人您和我的侍妾一起看守这炼丹炉，我过不了几天就回来。”那外地人实际上把银子偷着带走了。临走前他又嘱咐那女人和主人私通。那富翁没有醒悟过来，于是中了那外地人的计，跟那女人私通了几夜，

等到那外地人回来，打开炼丹炉一看，大惊地说：“失败了，好像有触犯炼丹的事发生过似的。”于是大骂主人没有德行，还打自己的妾，装出要追查此事的样子。主人知道瞒不过去了，拿出了很多银子送给他，表示道歉。那外地人装出怏怏不乐的样子离去了，那主人还以能把他送走是一件大幸事，却不知那外地人用的金银器都是假的，所谓的妾，原来是租了一个妓女来设骗局的。那富翁当然是犯了贪和淫两条罪，可这个外地人也是够狡猾的啊！

明世宗嘉靖年间，松江有一个监生，博学有口才，而且酷信炼丹术。有一个炼丹的人先用小的试验装作似乎炼出了银子，从而取得了监生的信任，然后他让监生拿出了大量银子让他炼丹，然而银子全让他骗走了。那监生又惭愧又愤恨，想广泛地到各地去漫游，希望能遇到那炼丹的人。忽然有一天，在苏州的阊门遭到了那炼丹的人，炼丹人不等监生开口，就请监生饮酒，诚恳地向他道歉。不久又跟那监生商量说：“我们这种人得到了银子，随手就花了。现在东山有一大户人家，和我已经达成了协议，等我的老师来主持炼丹的事。您要是肯权且作我的老师，从那人身上取得银子来作为我对您的抵偿，那就太容易了。”那监生急于得到银子，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就让监生剪掉头发，装扮成道士。那炼丹的人用对待老师的礼节来对待监生，大户人家与那监生扮成的道士交谈后，深为敬佩，每天同他交谈，而把炼丹的事交给他的“徒弟”，而且认为既然老师在这儿，对他的“徒弟”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有一天，那炼丹的人又偷了银子逃走了，那大户人家抓住了他的“老师”，想到官府去打官司，那监生大哭，自己说明了整个情况，最后才求得脱身。等到回来后，他的亲属们见到他的头发那么短，人人都取笑他。

汪旦硬净室淫案

水淳县新任县令汪旦，听说本县有个宝莲寺，内设子孙堂，不育妇女只要前往祈祷，在净室住一晚便可怀孕。由于灵验，前往烧香的妇女络绎不绝。汪旦觉得此事很奇怪，想弄个究竟。因此，他开始侧面调查宝莲寺的有关情况。了解到该寺有个规矩：凡前往祈求生子的妇女必须年轻健康，预先斋戒，烧香之后在净室过夜。住过的妇女有的说夜里梦见佛祖送子，有的说是罗汉送子，说法不一。有的妇女住一夜就不再前往，有的妇女则多次前去住宿。汪旦对此深感蹊跷，便私下访问几个住过净室的妇女，她们大都支支吾吾搪塞而说不清情况。因为这些净室四周门户严密，而她们的丈夫又可以住在净室外的厅堂内，所以很难不信任。

为解开这个谜，汪旦决定设计试一下真伪。一日，他悄悄物色了两个姿色上乘的妓女，叫她们扮成良家女子，前往宝莲寺试探，并再三关照她们说：“夜里假如有人图谋不轨，不必拒绝，只需把红颜色悄悄涂在他们的头上便可。”

第二天清晨，汪旦带兵前往宝莲寺。和尚们听说县官亲临巡视，全都诚惶诚恐地外出迎接。汪旦命令众僧将帽摘除，发现有两个和尚头顶有红颜色。

汪旦命令兵丁将他们抓住，同时唤两个妓女出来作证。

两个妓女说：“夜深之时，有两个和尚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到床前，说是佛祖派他们来送子的，并送给她们一包调经种子丸，然后动手剥除她们的内衣裤，进行奸污。”

汪旦闻言，立即命令把其他密室中过夜的妇女抓来询问，但她们都面露愠色不肯承认有此事。一搜，发现她们身上也有那种调经种子丸。于是汪旦不再追问下去，把她们都释放回去。

此时，寺里的和尚知道事已败露，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不敢动弹。

汪且又下令搜查寺院，不多久，寺院内部的机关被查出。原来，这些和尚十分贪图女色。利用子孙堂献子的幌子招摇撞骗，许多不育妇女慕名而来祈祷。可她们不知住的净室床下有暗道通往外面，和尚们深夜潜入行奸十分顺当，而这些妇女不辨真伪，误认为是梦中佛祖送子。这些和尚凭此诡计已经不知奸污了多少良家妇女。

证据确凿，和尚们一个个落网。

挖银不得反失银

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南京有个山西来的商人，在三山街卖毛织品。忽然有一天，一个外地人同一个道士一起来到店里，光订毛织品就用了一百多两银子，而且要的品种都很奇特。两人先留下了一大锭银子作订金，说等到货物到齐之后再给足银子。从此后，两人借催货为名，经常到店里来。到了以后两人就附耳低语，还指天画地，好像是有极秘密的事似的。商人越看越起疑心，问他们在说什么，而那两人不说。商人第二次问他们，那外地人才屏退旁人，告诉商人说：“我的那位道兄是个十分善于望气脉的人。从前秦始皇认为江南地方有一股天子气，于是就埋了千万两银子来压住这股天子气，所以南京当时叫金陵。但这些银子到底埋在哪里，人们一直不知道。前些日子我的那位道兄半夜里总是见到一股宝气腾卒而起，心知这藏银时间久了，现在应当出世了，但他也不知道这银子埋在哪里。这几天经他仔细地观察后，发现那股宝气所冒出来的地方，正是在贵店的第三排房下，要是能在诚心诚意的祈祷之后去发掘出这笔藏银，就可以富得与国君相匹敌。”商人很贪婪，相信了那两人的话，就说：“这第三排房子是我家的内室，在那里发掘怎么样？”那外地人说：“这件事必须请教我的道兄。”那道士说：“可以带我去看一看吗？”那商人说：

“行。”那道士仔细地查看了一番后说：“的确是在这儿，从这儿到那儿，总共三丈多，都是埋银子的地方，这银子埋了几千年，宝气才蒸腾而上，这也就是天数，您要不是有这么大的福分，也不能遇到我们来到此。现在只要选择黄道吉日，准备好祭祀用的牛、猪、羊等三牲以及美酒，来祭告天地，再找来几十个掘地的工人，在夜深人静以后，一齐动工发掘，挖到五尺左右，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商人相信了他的话，跟别人订好了掘地的日子。到了下午，那外地人和道士一起来了，他们祭奠得极其诚恳。道士又披散着头发，拿着剑作法，过了很久，又让约来的挖银子的人都吃了一顿饱饭，等到夜深人静时，锄头铁铲一起下手，挖掘到了五尺深，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时天已大亮，忽然听得门外有达官贵人到来时仪仗队开道的喊声，原来是某总督带着世代有交谊的红帖来拜见。那商人正感到十分惊讶，这时穿绣花衣裳的贵人已经登堂入室，坚决要求相见。那商人的儿子勉强出来拜见，伏在地上，那贵人把他搀起来，对他说：“听说秦始皇埋的银子被你家发掘出来了，你家富得可以与国君相匹敌，我特意向你们祝贺。现在边界地区军饷缺少，假如你们能拿出几万两银子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那么封个食邑万户的侯也不算什么。我将替你启奏皇帝，让皇帝封你。”那商人一边发抖一边道歉说：“我实在没有那么多银子。”那贵人径直进入内室，见门外有大家吃喝以后杯盘狼藉的现场，而门内地下挖得乱七八糟，这时那外地人和道士匍匐在地上，上前谒见贵人，说埋藏的银子确实有，只是不太多。商人不能为自己辩白，又怕招来祸害，不得已送上三千两银子来求脱身，同时还把那外地人和道士留下作定钱的那锭银子也退还给他们。因此这家卖毛织品的商店就倒闭了。

杨励一语破天机

从前，潮州地方有两个商人，一个叫赵三，一个叫周生，

准备外出做生意，同雇了一条船，约定日期一同出发。到了约定的那天，天刚蒙蒙亮，周生来到村外码头的小船上，见船夫张潮还在睡觉，即叫醒问他赵三来了没有。张潮伸伸懒腰，说还没来。周生就进船等待。等啊等啊，太阳都升得老高老高了，还不见赵三的影子。周生有点不耐烦了，对张潮说：“船家，你到赵三家去一趟，叫赵三快点来。”

张潮来到赵三家门口，敲门招呼道：“三娘子，三娘子，快开门呀！”

赵妻开门出来问：“什么事呀？”

张潮问：“三娘子，三官人怎么还没上船？周先生等着他呢。”

赵三妻惊讶地说：“他天没亮就出门去了，怎么，还没上船？”

“是啊，到现在还没上船，他到哪儿去了呢？”张潮急得直播后脑勺，过了一会，又说：“三娘子，你别着急，我们再去找找。”

回到船上，张潮把情况说了一遍，周生也很纳闷，两人就分头出去寻找，找了半天，也没见赵三的踪影。周生生怕连累自己，就去县府报案。

县令传来周生、张潮和赵妻，一一讯问，均说不知赵三去向。县令怀疑可能是三娘子与人私通，谋害丈夫，就逼问三娘子，三娘子坚决不承认。案子久久不能落实，县令只得将案子报到京城的司法机关大理寺。

大理寺的一位官员杨某打开案卷，仔细分析。突然，他拍案而起：“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啊！”立即派人提来张潮，让他把当天情形再说一遍。杨某听完之后，厉声喝道：“张潮，你去赵家敲门，不呼唤赵三，却连叫三娘子，分明是你早知道赵三不在房内，快把谋杀赵三的事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张潮吓得浑身哆嗦伏地认罪。

原来，那天一大早，赵三就来到张潮船上。张潮见他带着

很多钱，顿起邪念，正好又是清早，四顾无人，就把赵三扼死后系上一块石头抛下河去，藏起他的钱财后，又假装睡着，直到周生上船。杨励得到口供，连忙命令在停船处打捞，果然得到一个腐烂的尸体，虽然面目已经认不清了，但身上的那付副打扮还能认出是赵三。这个疑案终于水落石出。

奸诈狠毒的文科

江南有个叫文科的，是世家贵族出身，生性奸诈巧黠，喜欢耍手腕置人于困境，然后再榨取他们的钱财。他有一所房子，已经卖给了一个安徽人，买主买来后进行了翻修改建。后来，文科非要按原价赎回这所房子，人家没答应。于是文科就用他的奴仆设计，他派他的奴仆夫妇两人前往安徽人家当仆人，安徽人也没有怀疑就雇用了。两个多月后，这对夫妇又偷偷逃回文科家，文科又派家里的另几个奴仆到那安徽人家里，说：“我家有逃奴某某、某某，听说投靠了你们家，现在在哪儿？”安徽人说：“他们投靠我是实有其事，当初我并不知道是你家的仆人，昨天他们已经逃走了。”几个奴仆又说：“我家昨天才探听到他们在你家的消息，哪能有逃走之事？必定是你们藏起来了。我们要搜查逃奴。”安徽人自信自己没有说谎话，就让家眷退到一间屋里，而放手让这些奴仆来查看。当这些奴仆搜查至酒房时，见有个地方土很松，像是有人动过，就显出怀疑的样子。拿来锄头挖，挖出了一条死人腿。于是就大吵大闹说：“你谋杀了我们家的人了，要不是这样，这腿从哪儿来的？我们要拉你去打官司。”安徽人害怕了，就请别人居中调停。文科说：“只要你把房契还给我，我能替你了结这件事。”安徽人没有办法，跟文科约定好了日期，搬走了。前边说的酒房中的那条人腿，原来是先前投靠安徽人的那对奴仆埋的。

文科曾替别人居中调停公家的事务，那人约文科到公事的